

这是突隆在中华大地上的一块黄褐色——黄土高原、河西走廊、青藏高原东部。

站在这块黄褐色里，我一次次地回望。黄土沟壑会凿进多少历史的离合悲欢？寂静的大漠会袅然历史怎样的吟啸歌哭？……

回望 中国的西北角

君悦文集

上卷

華文出版社
SINO-CULTURE PRESS



作者简介

君悦，女，原名马君，自由作家，青海作家协会会员，曾任《绿荫》杂志副主编，因幼患重疾（先天性脊柱畸形）而残疾，但生性坚强乐观，直面磨难，素以信仰自勉，但生命未息，自强不止，至逝世之前，仍在艰苦创作。君悦作品见识卓越，大气磅礴，弱小身躯中似蕴含无穷力量倾之于笔端，心血之作《回望中国的西北角》系列广受关注，续作清代篇在近日已进入创作收尾阶段，却不料噩耗突传。

其中篇小说《玫瑰凋零暗香存》在全国最大的文学网站“榕树下”获得“社团推荐精品小说”的荣誉；并著有长篇小说《剪一缕阳光照亮你的生命》等作品。

君悦文集

上卷·回望中国的西北角

下卷·剪一缕阳光照亮你的生命

关注丝路文化 分享精品图书



华文出版社·丝路文化出版中心
电话：010-62938872 / 58336218

我曾经豪言：我为梦想写作，不为名利码字。也许有人会反驳和嘲讽，说我虚伪，说我不真实。对，每个人都有野心、都有欲望。可你随便问一个面临死亡的人，名利重要吗？答案肯定是一致的：不重要。对于一个脊椎侧弯的人，每天坐在电脑前十几个小时是怎样的一种折磨和摧残？对于一个止痛药早已不起作用的人，要强忍疼痛每天坚持到深夜需要怎样的毅力？难道这种付出是名利可以抵偿的吗？名利载不起生命之重。

今天，我已经能够淡然面对这些了，我不会就此放弃，不会放弃我的写作之梦。就像一位友人告诫我：坦途无高峰，峰高无坦途，生命不止，笔耕不停。

君悦文集

上 卷

回望中国的西北角

君 悦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君悦文集 / 君悦著. — 北京 : 华文出版社,
2016.8

ISBN 978-7-5075-4568-5

I. ①君… II. ①君… III. ①中国文学-当代文学-
作品综合集 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86203号

君悦文集

作 者 : 君 悦

策 划 : 杨 平 李海钦

责任编辑 : 杨艳丽 齐 雯

特邀编辑 : 陶 鹰

出版发行 : **华 文 出 版 社**

社 址 : 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

邮政编码 : 100055

网 址 : <http://www.hwcb.com.cn>

电子信箱 : sinoculturepress@yahoo.com

电 话 : 总编室 010-58336239 发行部 010-58336270

责任编辑 010-63427615

经 销 : 新华书店

印 刷 :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开 本 : 710 × 1000 1/16

印 张 : 38

字 数 : 450 千字

版 次 : 2016 年 8 月第1版

印 次 : 2016 年 8 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: ISBN 978-7-5075-4568-5

定 价 : 78.00 元 (上、下卷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被突围的苦难（代序）

敏洮舟^①

那一年，我藏身在一座小县城的学校里，朝夕都沿着一渠二三里的河道上学回家。早晚与河相顾，不觉间，河道里的大水渐渐流成了小溪，我的日子却被过成了一道固定的公式。河岸上柴门土路，总有几只羊低着头，从这几棵柳树旁一直走到另几棵柳树下。树没变过，羊似乎也是原来的那几只。我随在后面，俯仰徘徊，一晃神，又是一轮春秋。

讲台教书动的是嘴，日子一长，惯于奔波的腿脚便不耐寂寞，时刻都在思谋，该出去走一段长途了。其实对于异地风景，已引不起我太大的兴趣。倒是一些和人有关的地点，反而使人日日举念，断不了牵挂。

西宁便是其中一地。这个曾经时常路过的城市，却在我阔别几年后的光阴里，暗暗地变换了意味。它不再是一个纵身长途、傍晚栖息的驿站，隐隐的，它似散发着某种更为深邃的气质。常常如此，感性的我对于一片地域的认知，往往会夸张地被一个深刻的印象左右。西宁于我，就是这样的。感觉的转变，只因一个人的出现，她就是君悦。

初识君悦，是从一本叫《高原》的杂志。

记忆是清晰的。自2009年以后，我们的散文同期不同期地，不断刊发在这本刊物上，虽未谋面，却在文章书页上熟络了对方的名字。

^① 敏洮舟：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协会会员。其作品曾获2014《民族文学》年度奖，第五届甘肃黄河文学奖，2014年度华文最佳散文奖。

记不清在哪一期，我一口气读完她的系列作品《回望中国的西北角》（其中一篇）后，沉吟良久，暗自心惊。合上书刊便急急打电话给主编黄保国先生，询问君悦是何许人？粗知身世，更觉震撼。重读其文，直觉陡峭嶙峋，写史视角独到，行文气象万千，在凋敝的穆斯林文化圈里，是破土的一树新绿。

从知道一个名字到慢慢相熟，是通过网络。从最初的客套问候到后来的文学创作，我们言语投契，俨然如多年的老友。交谈得多了，对她地为人便慢慢地有了了解。

自然离不开文章。最初，君悦性格中给我印象最深的，是她对待文字的态度。那种柔而坚、温而刚的秉性，是现在的很多写作者欠缺的东西。她曾对我说过，有几家体制刊物向她约过稿，可因为先前有过作品被删改的经历，她拒绝了，断然拒绝。她情愿作品只在内部圈子有限流传，也不愿公开发表的只是一堆寡淡无味的垃圾。她用行动抗议了阉割，也嘲讽了成群的善于迎合投机的轻薄写作。

当时，我敬佩她的刚正，可并不赞同她的做法，觉得这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。想传达某种思考，可以用相宜的手法，文学不是强调隐喻吗？穆斯林文学毕竟不能只在自家院子里自说自话，应该走出去，负气自珍，并不可取……那一晚，我们聊到了凌晨两点。后来时常懊恼，如果知道君悦的身体状况，那些无用的废话我一句也不会说，她更需要的，是安静和休憩。

数月后，她从网上发来一张照片。紧跟着，跳出几个小字：先天性颈椎畸形。当时，我有些懵了，手微抖，眼眶发热。

那晚之后，君悦对待文字的印象淡了，日渐浓烈的，是她对待生命的态度。我曾无数遍吟味着，“君悦”，以此为笔名，背后有怎样的寄托呢？

看着照片上瘦弱走形的身体和从心发出的微笑，我忽然醒悟：诸君愉悦，马君（君悦名）愉悦。或许，这只是一个女孩对生命最低限度的渴望，更是对人这个大命题的善良祈愿！

寒假第三天，我走出大山四围的小县城，着手实现一次久违的长途。

路线的设计，第一站便是西宁。临行前暗自举意，到了西宁便和君悦一见。

青海高寒，新落的一场雪更将西宁的气温推向了极端。这样的天气，如何能约君悦出门呢！踌躇四望，七一路的街头，疏疏落落分散着几个低头弓腰的行人，警惕地踏雪行走。一个瘦小的身影从街角拐过，头拢青纱，走向城市的深处，走向一片浩大的虚白……望着那个渐渐消逝的背影，鼻息间莫名地一酸。

晚上去一朋友家做客，席间得到消息，君悦身体欠佳，闭门修养好几天了。

翌日清晨出门，抬头一看，天气晦涩如旧。风从领口汹涌灌入，似浸入了骨头，我裹紧棉衣，转身回了住处。见面的念头随即打消，西宁之行也索然失味。回去后收拾了行囊，当天便掉头向东，踏上了走向云南的行程。

天道堂皇，人何其卑微。出西宁城时，满怀怅然若失。

几日后，君悦得知我去过西宁，发来一条短信说：来西宁连个招呼都不打，真不够朋友。我轻松地说：来日方长嘛！

在望的云南，使我振奋。那沟壑纵横的红土下，掩藏着更多前辈大师的足迹。我孑然一身，怀着郑重的向往。一个谱系般的文化链条，在颠簸疾驰中逐次打开：著述等身的马联元、“壮游秦川”的马复初、命途多舛的“指南老人”马注……精神的绵延，这里是最好的起点。任其一人，都可让浅薄的后辈小子穷尽一生。而君悦，早已走在了追随的前方。

身向西南，意识的朝向却在《回望中国的西北角》。山水形胜，孤身游览，无数次倏然惊心。一个身患顽疾，闭门清居的女子，如何竟将两种文化一个天下生生装进了心里？

孤旅清寂。一幕幕被叙述的场景似刀砍斧剁，铿锵入目。

君悦的追随和思考，似乎正好介于古代和当代的中间位置。她穷经于历史，落笔却在当下。中间的断裂，似被奇异地镶嵌弥合。《回望中国的西北角》系列散文便是，它既是君悦在文学上的代表作，也是她对伊斯兰文化落户中国本土进程的一条线性爬梳。在国内诸多学者讨论伊斯兰的中国本土化问题时，君悦的思考和表达独树一帜，频现令人拍案之语。

或许，古老的问题，古人早有述及。中国伊斯兰本土化是文化层面上的汉化现象，而非同化现象，只要穆斯林的经训核心精神未变，就不会有原则上的抵牾。所谓回族，只是身受两种文化灌溉的一个复合体，并非是中国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双重异类。伊斯兰取道宽容，作为穆斯林，为何不能接纳优秀的中国文化？故而回族要打开自己，敢于和各种文化交流。信仰和文化在定义方面并不相合，因此无需放大顾虑。穆斯林若要以异质精神传统融入深厚的中国文化，自然需要在信仰的外围方面，即现实文化层面做出相应的努力和调整。或许存在偏颇，但不可消解的是，这样的努力是具备进步意义的。

类似的思考，君悦曾这样表达：

……捧读《古兰经》的回族，偶然瞥了一眼垒于案头之上的中国古籍，一个博大精深的文化国度便慢慢向他们走来：那里有老子西出阳关隐约的背影；有孔子游学列国的泥泞脚印；有时而举杯邀明月、时而散发弄扁舟的李白；有左牵黄、右擎苍、挽雕弓、射天狼的苏轼；有姹紫嫣红开遍的牡丹亭……谁能料想，这一瞥便是百代千年。从此，伊斯兰文化在左，中国文化在右，回族在其间成长……

谁能否定，一个弱女子平静却坚实的发言。左右并举，将伊斯兰和中国文化融汇一处，犹如精神和现实表里共生，在特殊的存在背景下，无论对一个人还是一个民族，都是健全周到的。

从方向性的全局视野到民族盛衰的历史细部，君悦并不强健的步子，进出的从容自若。她从长篇累牍的史料阅读中，敏锐地捕捉着回族盛衰浮沉的内在历史肇因。撕破需要勇气，袒露的真相往往是鄙陋的。千百年来，内讧、争夺、教派冲突……一切都是基于利益的驱使，无人旁顾一眼流泪的正义。

在《行走在繁嚣与清静之间》一文中，她对历史真相的剖析直白而

悲壮：

蒙古贵族的相互倾轧，泉州穆斯林派系的争斗，最终都指向同一方向——利益。利益障目之下，欲望和野心可以恣意妄为，人性的卑劣可以演绎到极致。诡计、阴谋、屠戮……同朝的官员可以操戈，同族的兄弟可以阋墙。闹哄哄，你方征罢我再战。呼啦啦，只落得华厦俱倾——强大的亦思巴奚军倾颓了，鼎盛的泉州穆斯林社会倾颓了，煌煌的元帝国倾颓了……

鞭挞历史，实为警醒当下。君悦此语最终被呈现的已非遥远的古事，而是剥丝抽茧般，让人看到了眼前正在发生的社会现实。以古讽今，这才是君悦的本意。凛然的批判意识，才是瘦弱之躯下被掩藏的力道。

我一直的理解，君悦文学创作的底色是苦难。从个人到母族，苦难的色彩一直被她蘸在笔端，她在不断地刺痛自己，同时也刺痛着一个民族的集体感知。她不是悲观主义者，或许，放出苦难的本意，是呼唤突围，这是她自身的需要，也是一个民族的需要。

《回望中国的西北角》中，她写到了清同治年间千万回民的悲苦流亡。柔软的起笔之后，是悲壮的牺牲殉道。

几方牛毛毡房，几头羸瘦的牦牛，几辆锈旧的牛车，身躯佝偻的老妪，父亲大袍里酣梦的幼儿，吆着牛赶着羊的少妇……从天山牧场到苏勒草原，从阿拉善草原到托莱草原，在崇山峻岭中奔徙，在餐风饮雪中颠沛，只为寻得一个生存的罅隙。这片雪地埋葬了饿死的母亲，那片草海掩埋了罹病的儿子。没竖一块石碑，没做一个标记，但又怎能遗忘得了呢？亲人的坟茔是筑在记忆里的，是垒在心头的。继续走，朝着下一个牧场，向着下一片草原，继续走。没有悲伤，没有怨愤，

有的只是更加坚挺的脊梁，更加桀骜的性情。什么？放弃信仰就可以居留？信仰是什么？是淙淙流淌在体内的热血，血冷了，血枯了，血浊了，人还能活吗？况且，后世的长久和今世的苟安，哪个贵重，哪个微薄？

这样的描写，字字都透着一股坚韧和决绝。面对逃亡，人可以死，物可以抛，唯独信仰不可舍弃。这是特定时代里的民族心态，抑或还带着当下的个人心志。无论个人或民族，都呈现着一种孤绝之美。

是的，孤绝。一个女子在最美好的年龄身罹残疾，看不到出路，走不出囹圄，孤绝于一居幽室；一个民族行走了千年，依旧跋涉在身份的认同、文化的突围里，孤绝遂成集体意识、民族心理。前定如谜，有种毁灭却是另一种成全。孤绝的境遇毁灭了马君的生活，却成就了君悦的深刻洞见和冷峻表达。

倘若如此，一个须眉男子在脚轻手快、阅历无数的状况下，却依旧失语在思考和表达上，无知便成了不可原谅。

我漂泊在广袤的云南。

探贤访故，行程充实忙碌，这是健康人被特慈的恩典。

我习惯于这样的漂泊。二十多天马不停蹄，探访了深居在昭通毛货街的昔日故人，拜谒过雄伟壮丽的沙甸清真大寺；南诏大理的风花雪月并不适合一个心怀沉重的行人，最后我悄悄摸进了纳家营，在黄保国先生的茶桌前，默默清洗一路的风尘。沿途朝夕间，脑中不断闪现着诸如《没有围墙的寺》《南诏古道上的留白》《高原编辑部的茶》等突兀跳出的词句。

此刻，让绵绵不断的词句占据脑海，是最好的处理。清醒在突发的现实里，心绪难以排遣。

那天，滇东北下了一场雪。毛货街的旧瓦房浮着一层清白。我与故友寒木在一卡偏室中围炉烧茶，言谈随意。一杯茶未干，手机震动，一条短信跳入视线，是君悦发来的。内容简短，一眼扫完，我怔在原地，半天回不过神来。

“君悦归真，感谢您对她的关心和帮助！”署名是“君悦的姐姐”。

辞别寒木兄，我走出毛货街，游荡在雪气如刀的街头，视野里尽是悲怆的颜色。垂首低徊，想起不久前那句轻松的“来日方长”，浑身凛然一紧。享受健康的人，一句随意的答复，对于另一个生命竟是如此奢侈！

我继续上路了，唯有脚下的跋涉，才能消解心头的沉滞。

两天，三天，我忽然豁然。对于君悦，死亡，只是走出了苦难。人都需领受考验，只是承担迥异。前定对她的赋予，只是一种更为沉重的形式，而在另一个恒久的存在里，对现实的这份沉重，也必将有着更为贵重的回馈。

在应命的道路上，她走了。这大西北的穆斯林女子，她用未曾离手的一管瘦笔孤灯伏案，默默地将人生的仓皇渡向了坦然。她恭顺地归真了，在临界的交待里，却非撒手一抛了无痕，煌煌的《君悦文集》，实现了她对这个世界全面的突围。

这一年，是2012。

今年行程还未走完，清冷的前方犹在召唤。在这异乡的红土地上，我摊开双手，面西跪坐：主啊，请慈悯她吧，这个一生艰辛却在真理的道路上未曾止步的女子。

2016年1月7日

悬崖边的独舞（代自序）

如果注定我是悬崖边上的舞者，那么我也会在生命最绚烂的时候，舞出人生最华丽、最动人的最后一支舞。

凡有血气者，都要尝死的滋味。我以祸福考验你们，你们只被召归我。（《古兰经》21：35）

信道的人们啊！你们当借坚忍和拜功，而求佑助。真主确实与坚忍者同在的。……我必以些微的恐怖和饥馑，以及资产、生命、收获等的损失，试验你们，你们当向坚忍的人报喜。（《古兰经》2：153—155）

我出生在地球上离太阳最近的地方——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青海省西宁市，我的性格也因此濡染了些许太阳的透明、纯净与热情。在二十九年一个冰雪消融、万物懵醒的季节，我在父母殷殷期盼中来到了这个世界。

幸福的脚步总是遽促的，遽促得让人都来不及细细咂味。出生四十天后，一向乖顺的我突然昼夜啼哭不止。父母仔细察看后，愕然发现我的右手腕上长了一个核桃大小的疙瘩！当时母亲不顾外面飘着霏霏冷雨，急匆匆抱我去了医院。终于，当父母跑遍了省城所有的医院，拜访了当时所有的名医，回答都是：从没见过这种病。当然也没有一家医院肯接治。最后，一位老中医实在不忍面对我父母的崩溃，才勉强答应试试，但结

果他不敢保证。从那时起，每周两次，父母紧紧地搂着我，去到老中医那儿就诊，风雨无阻。

中医世家出身的这位老中医，是个医德高尚、人性淳厚的老人。为了我的病，他翻阅了大量现代医学著作和古代中医文献。一种方案不见效，他就换另一种方案，再不见效，再换，就连民间偏方他都会找来一试。但我的病似乎不怜所有人的努力和辛苦，随着年龄的增长愈来愈严重了，那些莫名其妙的大小疙瘩不仅遍及了全身，而且引起了大面积的溃烂。稚嫩的皮肤不时有血水和脓液渗出，有些溃烂面下甚至还会隐隐显出骨头。

很多人都劝我的父母，放弃算了，这样不仅大人省心，孩子也少受罪。每每这时，一向性格温和的父亲都会发火：既然她来到了这个世界，就是一个生命！一根草、一朵花我们都不能随意摧折，何况一条活生生的命呢！为了支付昂贵的药费，父亲不得不晚上去做兼职，而一直执教毕业班的母亲在忙碌了一天，晚上还要为我熬药、喂药、敷药……

母亲总说我小时候很懂事，比一般的孩子懂事得多。吃药从来不让她们操心，再难以下咽的药，也会皱皱眉头喝下去。犯病时，也不哭不闹，安静地躺在床上看着她忙碌的背影，有时候还会唱歌给她听。我两岁时唱给母亲的那首《妈妈的吻》，成为了她一生温暖的记忆。在父母阳光雨露般的关爱下，我的生命没有夭折，反而一天天成长起来。

天有不测风云。在我七岁那年，一直为我看病的老中医突遇车祸，导致半身不遂，再也不能继续为我治病了。我清晰地记得母亲带我最后一次去他家时，只见手脚痉挛、嘴角歪斜的老中医躺在病榻上，那些含混不清的话深深烙在我的心里：“孩子！你的命是你父母从死人堆里拣来的，你要好好学习，将来一定要孝顺你的父母啊！他们不容易，真的不容易啊！”

我是幸运的，我一直认为我是幸运的。到了入学年龄，我竟然可以幸运地和其他孩子一样背着书包走进学校，可以幸运地和他们一起攀登知识的高峰。虽然我一直遭受病痛困扰，经常请假在家，然而由于我的勤奋努力，在校成绩一直名列前茅。在小学五年级时还代表学校参加了全

市数学竞赛，获得了三等奖，同年还被青海省共青团评为“首届青海省十佳少先队员”。终于，我不再为自己是“父母的累赘”而惭愧和内疚了，我要用最优异的成绩回报父母，做一个让父母为之骄傲的女儿。在小学升初中时我又以高分考入了全市最好的重点中学。

上了中学，我又添了新病——浑身上下的关节会无缘无故地肿痛。检查结果怀疑是类风湿性关节炎，但化验单上显示我的风湿因子和正常值无异。显然，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结论无法成立。那么，我到底罹患的是什么病，医院最终也未能给出确切的结论，最后只好给我开了一些止痛药草草了事。

随着疼痛的逐渐加深加重，一个可怕的后果赤裸裸摆在了面前：每次关节疼痛消失后，我上肢所有的关节就会慢慢变形、拘挛。母亲急了，完全不顾父亲的反对，也无视我的哭叫哀求，每天晚上睡觉前她都会把我的手指用木板夹住，然后缠上绷带。然而，这种做法并没有阻挡病情的日趋恶化，我的指关节和肘关节渐渐都无法再伸直了。

在双重病痛的折磨下，我依旧坚持去上学。有时腿上的关节发病会严重影响我的行走，但我还是坚持要么由父亲送我，要么同学来接我按时去上课。记得有一次下午物理补课，父亲正好不在家，我的膝关节痛得脚都不敢着地。看着时针一分一秒指向上课时间，我再也坐不住了，找来一根绷带绑在膝关节上，然后扶着墙一寸一寸挪出了家门。一路上，我扶着人行道的栏杆一步一步地走到了学校。当时正值寒冬，但我到学校时汗水已经浸透了衣服。放学时，物理老师坚持要送我回家，路上他告诉我，以后再有这种情况就不要来了，落下的课他会帮我补。

就这样，我完成了初中的学习，并且三年间连续获得校级三好学生，成为同学们学习的榜样。初中毕业时我以 513 分、全班前十名的成绩考进了青海省的重点高中。

跨入重点高中的大门，梦想就在咫尺，仿佛已可以清晰看见梦想光环上熠熠闪烁的光芒了。我的梦想是什么？是上海医学院七年硕士班。我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，去医治天下所有的疑难病症，让所有像我一样